



「德」莎乐美 著 / 马振骋 译

都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同时还提供了一位真正女性的惟一的
第一手看法，她虽跟当时的世俗常有冲突，还是满怀信心，
意气风发，朝着易卜生虚构的女主角绝望地追求的自我完美目标走去。这部书对于研究易卜生女性文学评论的学者和学生来说，都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同时还提供了一位真正女性的惟一的
第一手看法，她虽跟当时的世俗常有冲突，还是满怀信心，
意气风发，朝着易卜生虚构的女主角绝望地追求的自我完美目标走去。这部书对于研究易卜生女性文学评论的学者和学生来说，都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同时还提供了一位真正女性的惟一的
第一手看法，她虽跟当时的世俗常有冲突，还是满怀信心，
意气风发，朝着易卜生虚构的女主角绝望地追求的自我完美目标走去。这部书对于研究易卜生女性文学评论的学者和学生来说，都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同时还提供了一位真正女性的惟一的
第一手看法，她虽跟当时的世俗常有冲突，还是满怀信心，
意气风发，朝着易卜生虚构的女主角绝望地追求的自我完美目标走去。这部书对于研究易卜生女性文学评论的学者和学生来说，都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同时还提供了一位真正女性的惟一的
第一手看法，她虽跟当时的世俗常有冲突，还是满怀信心，
意气风发，朝着易卜生虚构的女主角绝望地追求的自我完美目标走去。这部书对于研究易卜生女性文学评论的学者和学生来说，都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同时还提供了一位真正女性的惟一的
第一手看法，她虽跟当时的世俗常有冲突，还是满怀信心，
意气风发，朝着易卜生虚构的女主角绝望地追求的自我完美目标走去。

莎·乐·美·论·易·卜·生·笔·下·的·女·性

阁楼里的女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莎·乐·美·论·易·卜·生·笔·下·的·女·性

阁楼里的女人

——从《周易》到《圣经》的“女”主角的追寻与自我完美目标的追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阁楼里的女人 / (德) 莎乐美华著 ; 马振骋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1 ISBN 7-5617-4023-9

I. 阁... II. ①莎... ②马... III. 易卜生, H.J.(1828—1906)—戏剧文学—文学研究

IV. I533.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0835

阁楼里的女人：莎乐美论易卜生笔下的女性

作者 【德】莎乐美

译者 马振骋

责任编辑 许静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内文设计 范乐春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总监 李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www.ecnvpress.com.cn>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政编码 200062

印刷者 江苏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24开

印张 7 $\frac{1}{2}$

版次 2005年1月第一版

印次 2005年1月第一次

印数 001-5100

书号 ISBN7-5617-4023-9/1 301

定价 18.00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我写作不是给男女演员提供角色。
我写作是描绘人间肖像。

——易卜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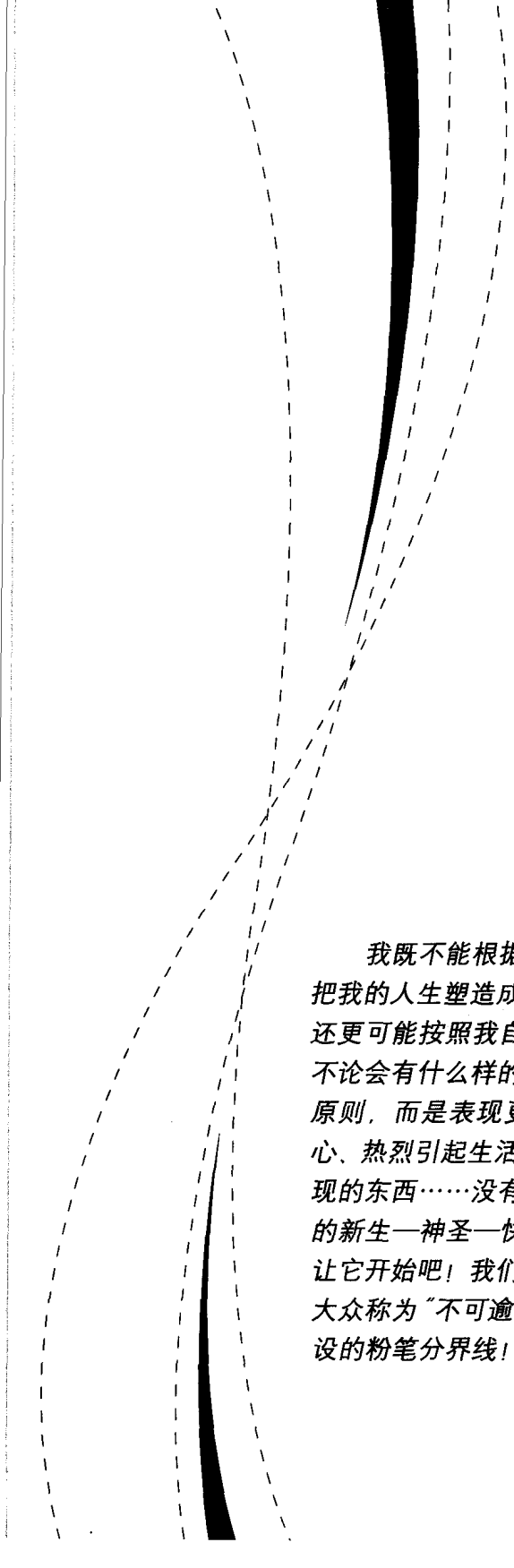


目录

- 1 ● 引 言
- 43 ● 第一章 娜拉 || 《玩偶之家》
- 59 ● 第二章 阿尔文太太 || 《群鬼》
- 73 ● 第三章 海特维格 || 《野鸭》
- 91 ● 第四章 吕贝克 || 《罗斯莫庄》
- 109 ● 第五章 艾梨达 || 《海上夫人》
- 131 ● 第六章 海达 || 《海达·高布乐》
- 153 ● 后 记 一则寓言
- 167 ● 附 录 对《莎乐美论易卜生笔下的女性》的评论

引言





我既不能根据楷模来塑造我的人生，也不能把我的人生塑造成任何人的楷模。不但如此，我还更可能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安排我自己的人生，不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由此我不需要表现什么原则，而是表现更为神奇的东西——发自我内心、热烈引起生活共鸣的东西，欢跃又要向外涌现的东西……没有人比我更快乐，因为正在酝酿的新生——神圣——快乐的战争不会吓倒我。相反，让它开始吧！我们可以看到由这个世界设置的被大众称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否会成为形同虚设的粉笔分界线！

——莎乐美

1981年，路·莎乐美逝世约44年后，巴瓦利亚国家歌剧院委员会把她作为慕尼黑首场演出歌剧的女主角和剧名人物（西诺波里的《路·莎乐美》），重现于世人面前。西诺波里是作曲家、指挥家和有执照的心理医生，指导鬼影幢幢的那场戏；戏内莎乐美跟尼采相遇，尔后跟里尔克和弗洛伊德的那幕收场戏则安排在舞台两侧。

莎乐美本人初次登台可能早在1891年，由于各种因素的巧合，作为替身演出易卜生剧中的海达·高布乐。路第一个注意到的天才男人是易卜生，但是她对他的女主角的阐释只有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观众是熟悉的，因为她的易卜生论述没有英文版。这些论述不但宣扬她个人对社会中妇女作用的想法，也为易卜生的创作进行强烈的申辩。

孤独的哲学家
弗雷德里克·尼采，
1882年在罗马遇见
路（原名路易丝）·
冯·莎乐美小姐以
后，不是第一个，肯
定也不是最后一个
说，这位美貌惊人
的21岁的俄罗斯姑
娘是他平生有幸或
不幸遇到的最有天
赋、最有反省力和
“最聪明的女性”。
她妩媚动人、聪明、
文学素养高、有主
见，进入了一切领
域内的欧洲知识分





莎乐美的母亲

子圈子。他们这些人是组成戏剧界、出版界、文学和视觉艺术界、心理和哲学，甚至政治范畴内创造性人物的真正“名人录”。

莎乐美在不同时期的私生活中，时而受人控制，时而经人点化，时而神圣高尚，时而飞扬跋扈。她的淫荡激发了男友和情人的灵感，也打击了他们的痴情，以致造成两个人为她自杀。传记作家和回忆录作者对她的生活

深感迷惑，把她描写成什么样的都有，从现代版的古希腊妓女到心理分析病史研究的对象。

遇到尼采前不久，路已为自己确定了解放的道路。从1880年离开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温暖窝，直到1937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城逝世为止，她从未停止过追寻。离家意味着独立、摆脱爱的束缚和世俗的限制（尽管她已享有相当多的个人自由），这些束缚来自她的家庭，尤其是她的母亲，“她会不顾一切地要她的几个儿子把我死活拖回家来”。但是，“因为我这人自私自利，我不会感到遗憾或者想家”。莎乐美在苏黎世做自由艺术的大学生时，成绩优异，一位好朋友对她获得不久的个人生活颇有微词，她断然写信对他说：

我既不能根据楷模来塑造我的人生，也不能把我的人生塑造成任何人的楷模。不但如此，我还更可能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安排我自己的人生，不论会有什么后果。由此我不需要表现什么原则，而是表现更为神奇的东西——发自我内心、热烈引起生活共鸣的东西，欢跃又要向外涌现的东西……没有人比我更快乐，因为正在酝酿的新生一神圣一快乐的战争不会吓倒我。相反，让它开始吧！我们可以看到由这个世界设置的被大众称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否会成为形

同虚设的粉笔分界线!

她在信末还提出一个请求,她不要求什么忠告,而是保持“我由你而逐渐成为你的女儿的那天起”两人之间增进的信任。

信里这段话若不是给一名教士亨特里克·基洛特写的,看起来也并不奇怪。关于他这个人,她编了一段剧情,这样的剧情在她一生中重复了好几回,听起来也就像是虚构的了。

事情还是从头说起,她的父亲居斯塔夫在俄罗斯军队里是将军,后又当了官吏。出身于信奉新教的巴尔干日耳曼家庭。他也是虔诚的信徒。他呈请沙皇下诏,在圣彼得堡建造一座路德宗教堂。他的女儿却很早就对一个具体的上帝,或者仅以神学哲理而证明其存在的上帝失去了信仰。出于对年迈的将军父亲的尊敬,她避免与教会公开决裂,而是拖延着不去做坚信礼。当时,亨特

左:少女莎乐美 右:基洛特



里克·基洛特和他的一家受邀到了圣彼得堡，被授为德国改良教会会长，还在德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当上了一座“对立的”、更为国际化的教堂的牧师。他讲道很有特色，口才很好，又加上知识渊博，能引经据典，得出明智与具有哲理的训诫，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一名亲戚的敦促下，将军的女儿去听基洛特的讲演，她觉得“一个活生生的人进入了她的梦境”。她写信表示要见他的愿望。不久她收到了一份邀请，请她参加他的牧师指导课。根据她的回忆，这一幕是充满了感情的。这个情绪激动、带着眼泪的十七岁少女，受到一个老于世故、比她大十五岁的牧师的欢迎，张开双臂拥抱她。好几个月悬崖勒马的幽会，使他们处于中世纪爱洛绮丝和阿贝拉尔神父的情境的边缘，但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她在他的指导下见识大有长进，读了他推荐的书籍，写了满满几本笔记，从文学到形而上学，包括宗教哲学和一长单子法语和德语著作。

这首感情与智慧的田园诗因父亲的逝世而中断了。这件事来得很突然，对她是个冲击，因为父女俩的感情很深。基洛特对她又爱又充满骑士精神，就像对待自己的妻子。在他的羽翼下，她感到难以忘怀的自尊与自由，还有一种温馨的亲密，然而也造成了她的心理问题。她经常扮演荡妇，对他的赞扬与惩罚都感到有趣。

对于基洛特的指导课，一种诚实的心理促使她很快对母亲和盘托出。在以后的对质中，牧师还是证明自己很有说服力，还是可以让他继续辅导她。这个错误以后给他带来不少烦恼。当他的学生坐在他的膝盖上唤醒他的世俗欲望时，他对他的精神崇拜以及父女般的亲情依然不减。当他突然求婚，有意要抛弃妻子与两个女儿时，路易丝对他说，她既不准准备结婚，也不会接受一个还俗的神一般的人物。

她像这个阶级的其他俄罗斯青年一样，她决定逃往苏黎世，上大学继续读书。她的母亲勉强同意了，但是有一道障碍依然存在。她离开了教会，沙皇政府不给没有坚信礼证明的人发护照。基洛特暗示他可以在境外一个荷兰小村庄的朋友的教堂里给她补行所



1880 的苏黎士

需的坚信礼。她不但同意了，还规定怎样把它做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仪式。尽管她拒绝跟基洛特结婚，举行坚信礼后他俩必然离别，这件事却“叫她像死那么害怕”。在这场酷似婚礼的仪式里，她选择了神的话作为结束语，并通过基洛特的嘴说了出来：“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题你的名召你，你是属于我的。”（《以赛亚书》43·1）

这位神经紧张的新郎一教士念到她的名字前愣了一下（她的名字在俄语中为“里乌拉”），叫她为“路”，这个名字她保留下来，使用了一辈子。幸而，像路在回忆录中说的那样，陪在身边的母亲对于这个用荷兰语进行的亵渎神灵的仪式一字不懂。“年轻时的爱情故事出人意料地来了个急转弯，我对此也似懂非懂……这个情人就像早些时候我对上帝的爱，突然之间消失了。”以后当她回顾发生的事所包含的意义时，她理性地认识到这不是一场婚礼，虽然她跪在了基洛特面前，因为在正式婚礼中男女双方都会下跪，在彼此的理想中结合在一起。这个想法后来成为她思想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她一生中只有很少几次与一个伴侣体验这个理想。

路的种种行为不是在用心计去伤害人家，而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只对自己承担责任。这种想法也可能是受一个优秀可爱的老姑娘姑妈卡洛的影响。卡洛相信，女人听从心底的无意识需



莎乐美在苏黎士，1882

要，在精神与肉体上去“般配”一位值得崇拜的男人（如路对自己的父亲），是很自然的，这在一种居于受保护地位又有争取“自由”意识的氛围里，对于个人发展很有必要。

此外，卡洛对她的侄女解释说，女人的理性心态必须跟那种称为“独立”的力量并存。自由与独立，无意识需要与理性心态之间的对立，只有通过相互提高和接受才能够调和，不是一个对另一个顶礼膜拜，也不是投降和归顺。只有这些条件确立了，一个能干、独立的妇女经过决定性的奋斗，才能够平静地定居在自己的“命运”里。把这位少女第一次带到决定其命运的基洛特讲台前的人也是卡洛，卡洛的信念在路与基洛特的关系中经受了考验。在基洛特以后，这些信念成为路的生活教理。

路的家庭，尽管对她明显的任性行为表示反对与忧虑，但还是允许她自由发展，并且继续在经济上支持她在国外的“独立”生活。然而没能找到一个她愿意为之放弃这种独立性的男人，这是她的命运。与基洛特分手使她病了一场，但她还是充分感受到生活的喜悦与肯定。她在苏黎世大学选读比较宗教与哲学——这是

智力的冒险，使她以后有条件在不同领域的优秀人物面前坚持自己的主张。她的尚显幼稚、自由忏悔式的诗歌受到重视也使她极为高兴。同时由于健康原因，她被迫迁往南方去寻找更好的气候，并由此进入了梅森堡主持的文艺圈子。

玛尔维达·冯·梅森堡是大部头畅销书《一位理想主义者的回忆》的作者。她的别墅俯视

玛尔维达



罗马城，是哲学和诗歌爱好者的集会地。晚上朗诵的作品与讨论的内容都非常有品位。她鼓励在两性之间严格的礼仪范围内交换文化与精神的知识，她相信不用放弃社会习俗也可以达到解放之路。

路在那里听到了保罗·雷的谈话，深信他们两人可以做朋友。雷是波美拉尼地区的容克地主，他中断了法律学业，志愿入伍参加普法战争，后来在作战中负了伤。于是他改学哲学，写了一篇关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的论文并得到博士学位。他同时出版了一部箴言录，正是这部书巩固了他与尼采的友谊。他结合自己的法律与哲学知识，通过研究上古初民和现代人的刑法，去追溯道德的发展，这是一项宏大的工程。

他认为觉悟是习惯于禁令性法律和承认和平生活必要性的文化的结果。他在结论中不无悲观地说，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的动物本性的显露。虚荣使人成为最贪婪的肉食兽，为了克服它，人必须制订个人行为准则。路听了雷的话，受到了迷惑。在那以前，她所受的宗教教育在不同程度上是个人的、神秘的或理性的。此后一段时间她变得失望，失去了信仰，虽然信仰问题依然使她困惑，所以她很高兴通过心理分析去重新认识一切。

雷接受了路的建议，两人像兄妹似地开始一起生活，并建立了一个文化沙龙。雷把一切需要谨慎的想法都忘了，同意这种无性内容的安排；雷也像基洛特，后来才后悔这项理想主义的动议。如果说路的心里其实更明白的话，她的行动却躲在自由的自我发展的幌子后面显出漫不经心的样子。

关于路的怪诞行为的流言传到她母亲的耳朵里，她写信给基洛特，要求他提醒路注意习俗与财产。基洛特也真的写了，他的“女儿”回答她说她不需要劝告，她需要的是老导师的信任。雷也做出爱的姿态，希望路免受流言蜚语之累，要求路的母亲同意他娶她的女儿为妻。路听说这些事后大发雷霆，斗气似地表示她才不把别人对她行为的非议放在心上。这种奇怪的同居生活还是持续了五年。

但是这一开始上演的就是一幕双向的悲喜剧，路向雷提出她要创造一个“神圣的三位一体”的怪念头——几乎是对宗教观点

的滑稽模仿——要增添第三个人。雷愚蠢地接受了这个诱惑，没有多加考虑就想到让年纪比路大十七岁的尼采作为“精神保姆”入伙。雷建议大家见个面，尼采带着嘲讽而严肃的语气回答说：“如果是为了这个目的，代我向这位俄罗斯少女道贺，我很贪求这类的灵魂。事实上我也在寻觅这样的猎物。我需



尼采

要她，这是我今后十年内希望做的事。婚姻是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我最多可以同意为期两年的婚姻……”他最初几句祝贺的话显然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骑士姿态：“我们从哪两颗星球上跌落在此地相会的呢？”

提议中的“三位一体”没有多大机会在同一颗星球上幸存下来。对雷来说，他认为自己受了利用，让尼采用自己的名义向路求婚，这样的事被证明是无法容忍的。但对路来说，事情兴奋刺激，她为得到尼采的青睐而喜不自禁。尼采给了她一张签名照，自称是“逃亡中的前哲学教授”。他修改她的若干诗篇，谱上曲子，和她进行长时间兴奋的讨论，对待她毫不倚老卖老，与她交流经验时，尼采尤其记得“我一生中欢天喜地的时光都是由你而来的”。

在意大利奥尔塔附近度假时，路和尼采在她的母亲和雷面前找个借口，躲进了蒙特萨克罗（意为“圣山”——译注）。这个地名的巧合的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两个极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蒙特萨克罗之路”在尼采的回忆中长期挥之不去，而路在回忆录中则说，她即使越轨

吻了尼采，也记不得这样的事了。从那座神秘的山顶下来，尼采表示了他的希望，就是通过他新发现的自我，或许可以找到那个帮助他走向他的目标的人。对于雷来说，这个插曲证实了他自己的箴言：所有人在虚荣和自私方面都是相同的。

当然路心中不存在长期结合的想法。在尼采的催促下，“三位一体”在卢塞恩重新见面。尼采——根据路的说法——兴高采烈，筹划拍一张三人照，安排每个最终的细节。雷讨厌这个主意，却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和尼采摆好姿势去推一辆双轮车的车辕。路半

莎乐美与尼采、保罗·雷在一起

